

张謇夫人徐端的陪嫁物

◎倪政一 曹璟如

在海门常乐镇的一处保存完好、四汀宅沟的住宅，三面泔沟的芦花在冬日的阳光下，洁白如羽，像是什么时候降下的瑞雪一般。沿着沟岸，是些杂树，许多杂树的树叶都已经掉去，只有两棵不知名的树或绿叶葱翠或满树金黄，把四汀宅沟里的黑瓦房映衬得水墨画一样。

这是一个有着凄美故事的四汀宅沟小园，房顶上片片黑瓦如一行行文字，记录着小园主人的更替与变迁。别看这个小园现在看来是通东地区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七梁黑瓦房，可在一百多年前，这是一位徐姓殷实之家女子的陪嫁。

1875年1月28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一)，1856年出生在江苏海门直隶厅长乐镇的徐端，与比自己大三岁的同乡张謇结婚。而家庭相对殷实的徐端父母亲给她陪嫁的除了各项应有尽有的嫁妆外，还给徐端一幢黑瓦房作为陪嫁。新婚第三天，徐端就穿上粗布衣服料理家务。徐端是个了不起的女性，孝顺公婆，勤于家政，关心实业，辅助教育，在历史上留下赞誉。

1905年，张謇筹办通州公立女学校。1906年3月25日，通州公立女学校开学，同年改名为通州女子师范学校。那时，全国范围内女学寥寥无几。至1907年，清政府才颁布了《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中国女子教育才取得合法地位。

为了支持丈夫张謇的事业，徐端先后捐献了全部私产。徐夫人变卖的随嫁物品中有一处很老的宅子，它是早期的四汀宅沟小院，是海门的沙地先民为耕作而建造的传统住宅，面积虽小但质量不差，这样一座宅子对于当年海门农村来说是一份上等的财产，它记录了徐家先辈为之付出的血汗。此后，张謇曾亲自陪伴夫人去看望，并吩咐现在的户主注意保护。

1908年，徐端临终前拜托张謇：我死后务必帮助办一所女校。

徐端病故后，张謇就按其遗嘱办起张徐女校。此前，张謇已经在常乐办了3所小学，分别是常乐镇国民初等小学、张氏私立初等小学、张徐私立常乐第三初等小学。张徐女校延聘南通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女教师上课，开设国文、算术、图画、手工、体操等课，学制四年。张徐女校起初学生不多，一年级至四年级合一教室约40人，不久增加到近百人，分两个教室授课。张謇每逢过年回家，总要把在张徐女校任教的老师请至家中做客，询问办学情况，勉励老师专心教好书，还帮助学校解决困难。1922年，张徐女校与张氏私立初等小学合并，校名沿用张徐女校之名，该校成为海门县第一所女子高等小学。全校占地10多亩，有房屋23间，学生来自全县各地，也招收少数外县学生，人数达200名以上。

据史料记载，张謇曾在多个场合宣传其夫人徐端为办女子教育所作的贡献。比如，1907年，他以徐端的名义起草并发表《代内子作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募捐启》；1910年，通州女子师范学校迁入珠媚园新校区，张謇发表开学演讲时说，先室徐夫人认为“世苟文明，学不可遗女子”。因此，徐夫人1907年3月在城南别业举办女子大会，邀请南通、海门、如皋等地的贤母、名媛、贞嫠、命妇等七八十人到会，为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募捐。1913年开办张徐女校后，他在学校的礼堂和教室的前面都挂上徐端的照片。他还为该校写了校歌：“海门溯女校，常乐为之始。校以私财成，张徐夫人终命志。夫人亦是女子身，惟明大义能如此。重义轻财，天不限女子。常乐女校自有堂堂史，后生后生可兴起。”此歌曲全校师生都学唱，后定为周会必唱歌曲。1913年，张謇又以徐端的名义创办南通私立第一幼稚园，园址在唐闸。

张謇让夫人等女眷带头出钱出力办女学，既是对教育救国思想的身体力行，也是为了张家留下事业和美名的举措。他在一封写给儿子张孝若的信中表露了这种想法：“吾欲南通女学根本，皆成于吾张氏。”他在信中对儿子说，他的母亲金太夫人之贤惠，在通海地区是有名的，幸好徐夫人能继承这种品德。

岁月
流金



滩涂丛林

◎吴有涛

一只火饺的治愈

◎陈美琳

先生给我发来他对着一只火饺张大嘴巴的照片时，我正陷在一个复杂工作问题的胶着状态里，于是把不爽甩给了他，回了一句你倒是舒坦。

先生没回复我，晚上回到家里，他做了三菜一汤等我吃饭，桌上放着两只黄灿灿、圆鼓鼓的火饺，有美食加持，工作的苦恼暂时放到一边。咬一口火饺，外皮酥脆，肉馅饱含汁水，咸淡适宜，葱香淡淡，心想世间的美味也不过如此了吧。这时，先生委屈巴巴地说，忙了大半天，错过了午饭，下午在路边遇到了火饺摊，就对付了两只垫垫饥，觉得挺好吃，还想着给我带回来两只。我当下正大快朵颐无暇说话，但内心早已被自责和回忆填满。

五六岁的时候，有次肠胃不适好几天，母亲带我去唐闸二院看医生，看完出来走到兴隆街通棉一厂南围墙边，一股浓郁的香味儿扑鼻而来，只见一个简陋的油锅摊位前围着一群人，走近一看，大家都在等着火饺出锅。我因为上吐下泻几天都没有胃口，这突如其来的香味瞬间打开了食欲，我说想吃个火饺，母亲上前问了价钱，又苦着脸退出了人群，和我说回家给我烤番芋吃。那时的我还不懂得父母谋生的困苦，望着人们手中喷香的火饺哇哇大哭，母亲默默把我抱到了脚踏车前座，不顾

我的哭闹也不看我一眼，只管卖力地蹬着脚踏车，但我分明看到了她的眼中蓄满了泪水。从此，火饺的香气萦绕了我整个童年，时时记起。

待到念高中，火饺摊与学校只隔着一条通扬运河，母亲每天给我一块五毛钱午餐费，那时的火饺已经卖到八毛钱一只，我总是与摊主讨价还价，最终午餐费能换得两只火饺。然而，火饺虽香却不抵饿，到了下午两三点钟我就头晕眼花无心听课，但对火饺的执着让我心甘情愿忍受饥饿。直到有一天下午的体育活动课，我打着排球就晕倒在操场上，同学们手忙脚乱把我送到校医室，经过简单检查结论是低血糖，校医阿姨给我喝了一支葡萄糖就缓了过来。

母亲得知此事已经是一个月后的家长会上，班主任老师委婉提醒母亲要给我加强营养，而旁边的同学则说我天天中午吃两个火饺，母亲不安地摸着衣角，垂着眼眉唯唯诺诺地低声应答着，我则难堪地杵在原地，幸好母亲没有当众责难我。晚上回到家，她说以后给我两块钱午餐费，但必须在食堂吃饭，家里提供不了太好的条件，只希望我能吃饱。那天晚上，母亲给我炒了鸡蛋，做了菠菜豆腐汤，我边吃边思量着母亲的话，记忆里火饺的香气似乎渐渐远去，那一刻，我觉得自己长成了真正的少年，能从艰难的生活缝隙里窥见父母的含辛茹苦。

芬芳
一叶

念完大学进入社会，和每个普通人一样努力打拼，吃不完的方便面、加不完的班，工作常遇难题也偶有成绩，生活一地鸡毛也温情可爱，对于那只火饺的记忆似乎被按了暂停键，匆匆二十几年的光阴里再无一丝涟漪。后来再去唐闸，是机缘巧合，为工作上做电工房和兴隆街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踏上这片土地，却不见了小时候的模样，昔日破旧热闹的兴隆街早已是一水的青砖黛瓦木栅花窗，肯德基也进驻了街头，而令我讶异的是，童年的火饺摊依然在通棉一厂南围墙边，等待火饺出锅的人们依然围满了小小的摊位，只是煎火饺的人已不是一对青年夫妻，而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妈妈，依稀可见年轻时的容貌。儿时那个哭泣的我、少年时那个讨价还价的我，一瞬间都回到了脑海，几十年的岁月似乎从未走远。

我在人群中微笑着等待，把剩下的十二只火饺都买了，老妈妈一边装袋一边看着我若有所思，说姑娘你很久没来了吧，我轻声回答：二十八年了。

我与先生道了歉，不该把工作的怒气撒到他的头上，也与他讲述了这些年火饺的故事，他憨憨笑着说，这两只你都吃了吧，就算治愈了你的童年。人们常说“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需要一生来治愈”，我想，幸与不幸，角度不同，定义就不同，从不幸能成长为幸，才是人生自愈的力量。

你是我生命里的一首诗

◎陈天勤

我就这样坐在窗前
细数那些温柔的怀想
流光荡涤了我的孤寂
这是你为我开垦的河床
有了源源不断的生息

于是我的水墨
被你的回眸尽情占据

时光之链的那一角
你点亮一片天水

你是我生命里的一首诗
我精心选出良辰
用真诚、担当向你表白
我不会让时间辜负流水
尽管它一劲东流

我的每一个字
会借河床上的石
凝固强度
只为，用我的力量
给你遮风，挡雨
用我的双手
开成枝丫上宽宽的树叶
给你带来永远的荫凉

紫琅
诗会